

號五九九八第字警警部警內
版新新第一第局立設特政郵華中
號一九八第報新報局以會政郵華中

新新聞資料

號四十四第字總

期九十四第字總

▲目錄▼

杜史邱會議討論些什麼？

華南第二要人——曾朋

堅毅的法國青年

法國新人皮杜爾

斯特拉特得那將軍

克魯格將軍的生平

菲島領袖與抗日游擊戰

華僑十三萬——左右派游擊隊崛起

——燕京與友誼作伴——公開

活動——要求祖國民主與團結，抗

戰到底——

當在特約中地當由交與自須有稿本份號或登門款凡
• 登錄處發稿之數由明註無則時刊刊五；任責不審檢局

杜史邱會議討論些什麼？

譯自六月二十二日「美國新聞」

美英蘇三國現在正設法以取協議，以確保長期和平。史達林元帥，邱吉爾首相與羅斯福總統曾先後會晤兩次，發表關於協議的樂觀談話，但以後就開始發生爭執。現在杜魯門將成爲三巨頭之一，再度設法達成三強間的協議。

按官方的看法，這一次三強會議的用途確可樂觀。賀爾金斯與史達林已創立了一個產生波蘭政府的方式，曾使美英蘇三國都欣然接受。在羅斯福私人代表戴維斯訪英倫之後，邱吉爾曾發表願與蘇聯促進邦交與美蘇協定的談話，舊金山會議中已作成一個在三強行將下行的世界安全機構的大綱。史達林元帥似乎已準備與英法兩國在德國施行屬條件的區域也頗爲熱誠。

美國對蘇的租借援助並未突然停止。美國參院對世界投資銀行議案贊成，以保蘇聯可由此得獲若干借款。主張前欠未清的國家美國不再與款項的「外生法案」已被否決，因此也減除了對英蘇兩國的刺激。出口口額的貸款權力即將擴大，當爲蘇聯打開了另一項借貸的門路。該行可以五十萬萬元充實其外債。

用合作來解除糾紛

上述情形可以一句話說明，大牙交嘴的利維爾與克魯格合作不絕。而且這些關係還不僅由金元在運系，實在也關係着政治經濟方面的利益。三強當已發現它們的利益遍及整個世界。如果波蘭，中東，的里雅斯德，中國阿爾及爾的糾紛一一打輸，三強之中每一個都有好處，因此用

新聞記者

九九九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合作來解除糾紛，正是三強大權有利的途徑，決不可再令小事化大，大家受其影響。

史達林、邱吉爾與杜魯門日後的會談就在這種前提之下進行。他們當前的許多問題都已被認為十分重大，急需加以決定。

和平會議的問題必須有個肯定或否定的答案。如果今後要開一個和平會議，決定邊界變更，訂定賠款數目，確定佔領德國義大利以及其他被征服國家期間的條件，那末三強一定要決定那些國家應該邀請與會，會在那裏開，什麼時候，討論些什麼問題。美英兩國都贊成舉行一個正式的會議或若干次會議來決定和平的正式基礎。蘇聯的態度還沒有確定。

德國今後的命運也必須決定。德國現在已被分裂成兩部分。蘇聯佔領區與其他盟國佔領區還沒有連車通馬，河流與運河的交通也一概中斷。世界原是一個密切相關的世界，德國的情形如何有關太平洋。所以杜魯門與邱吉爾需要知道今後東歐是否還會為西方國家開放。他們也一定要知道德國在佔領期間是否作為一個單位來管制，或是分裂成幾個不通風的部分。

賠款政策也須待按最妥當的辦法決定。蘇聯需要德國西部出產的某些物資。英美需要德國東部的食糧，以便應付今年冬季的糧食危機。雙方是否能確立交換的原則是一個問題。此外按英美的主張德國西部的重工業不應再令重建，因為此事足以削弱西歐各國的工業。但蘇聯顯然打算要擴大德國東部受損不大的工業，以便增強東歐各國的工業基礎。

許多政治問題

至於其他政治問題還多得很。關於波蘭已經有了協議，新政府當能對英美承認。但今後奧地利的統治還待商榷，至於羅馬尼亞政府的問題也需要解決，以前關於南斯拉夫的協議的各項細則有待實現。此外雖然立陶宛、拉脫維亞與愛沙尼亞事實上已與蘇聯合併，而美國還承認它們的政府是獨立的，不過此間還沒有人提起三小國的問題。英蘇兩國須決定如何履行由伊明撤兵的諾言。美軍已正在撤退。此外蘇聯希望對黑海與愛琴海之間的海峽能有發言權，它同時對由波羅的海往大西洋的斯喀基爾拉克與卡地加特兩海峽也希望能享有權利。

英美在東歐投資的問題必須加以考慮。蘇聯現在在德國、南斯拉夫與羅馬尼亞控制着不少屬於英美的財產。

三強會議中同時討論東歐投資的問題，至少會加以注意，美國政府現在完全支持重慶國民政府。除非延安政府變成中央政府的一部分，它不擬給予援助。蘇聯如果援助延安可能使問題更加複雜，如果不援助，那就為美國的途徑減少了困難。會議中對於蘇聯對日作戰的問題一定會談到，但不致於公開發表。

據推測，對於各項問題的解決，借款與賤價購買工業設備的辦法關係一定很大。蘇聯希望由英國貸到三十萬萬鎊，從美國借到六十萬萬元。英國似乎現在還無力賣出如此大量的貨品，作為放款。美國國會也許還難有求必應，通過向美國要求的借款。可是這也就是說蘇聯不能得到它所需要的全部數目。不過蘇聯亦設立的「世界銀行」與「進出口銀行」它都還有機會借款，蘇聯今後要借到二十萬萬元，甚至期限在一年以上，都一定可能做到。

杜魯門總統赴會時很希望參議院能通過建立世界安全機構的世界憲章，作他的後援，同時他也希望國會能通過世界投資銀行與世界貨幣穩定辦法。他也許還會強調強生法案已被否決，同時希望美國能具有要求普遍消除世界貿易障礙的條件。能這樣，杜魯門與史邱兩人商談時，也就不致是說空話。

德皇國會議.....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至十二月
克里米亞會議.....一九四五年二月

他們所收獲的，是百倍的痛苦。
又從戰鬥中心，長了智慧。

取工殺的法國青年

葛拉特 (A. J. Grant) 作

譯自「哈卜斯」雜誌五月號

一個不讀書的領袖，帶着人的政府，一定是腐敗或者衰弱的。這乃是現代的教訓與經驗。當法國淪陷以後，法國青年處於甘言蜜語的引誘之下，曾有若干人投身於貝當的青年團，可是後來他們終於選擇了「已」的遺囑，最優秀的孩子們都參加了法國游擊隊。

貝當之流的人物，以及法國的資產階級都對於青年問題感到困惑與苦惱，當他們看到大隊的男女青年穿着各式的制服，在大街上游行的時候，他們感覺到自已的地位之危險，如站在火山口的邊緣。就是現在，少數的法國人還希望將所有的法國青年一律編為正規軍送到前線打仗，甚至還妄想美國在法國保留相當的武力作為他們的護衛。

然而法國的青年問題是一個重大的問題，正如同美國面對着未來百萬人民失業的問題一樣。法國的這一代青年經歷過混亂與恐怖，同時在秘密抵抗德國人的生活中培養了一個「道義之邦」的理想。法國青年需要的不僅是精神上的安靜，他們的許多幻想尤其需要加以喚醒。他們離開了村莊田園，潛匿在山林裏，着風霜的磨練，他們漸漸地形成了遠離實際的幻象與理想，這些幻想或者社會主義的共產主義，但同時也是純潔的與愛國的。

法國青年中並不是沒有敗類，像一些國民軍們，他們愛人的天才尤甚於納粹的特務。不過，不正是法國，任何國家在那個環境之下也免不了產生這些敗類的。

被現在年青的戴高樂政府所選的大城市的官員，大都是法國青年中的精華。戴高樂將軍在選任這些官員的時候，曾一就商於法國抵抗委員會，因為他們都曾在德國佔領期間，參加過地下的抵抗運動。這些青年們的年齡大都在二十八歲到三十二歲之間，可是他們少年老成，而且好像並沒有嘗試過一段青春的生活。

他們曾經負責搜集軍事情報供給倫敦盟軍，他們曾經編印地下秘密報紙，他們組織力量，互相鼓勵，有時候還要親手投擲炸彈轟擊鐵路，橋樑和火車。他們的團體擁有堅決的精神與意志，誓不重蹈一九三九年失敗的覆轍。他們從開始起就深知訓練的必要，他們並且一致對於那些和德國人妥協合作的無知婦女表示同情。他們之中，許多人都是參加過游擊隊的，他們為了除去惡習，所以嚴厲地執行法規，懲處一切有意的罪行为和非法的對人民的要求。他們在處理這些問題上格外顯出早熟和老練。他們必需解除當年老游擊隊的武裝，他們同時研究這些游擊隊有沒有做過壞事。

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盟軍登陸諾曼第以前，這些青年地下軍早就選好了優秀的人員，十分小心地準備那一天來到。在國內地軍，游擊隊和情報工作機關的軍事情報領袖們聯合起來指揮着一個複雜的單位，這個單位裏的戰士有些是陸軍和地方抵抗組織中有階級少軍官，有些則並無官職，但是，他們絕沒有埋沒這些小事。然而，他們很罕到一些老軍官們的妨礙，所以當盟軍直接參加英美軍隊作戰。這批青年們在市中抵抗力量核心的人物，同時也受到一些不誠實份子的破壞，因為他們往往在規定的時間之前進行舉事。抵抗組織幹部份子的青年們，在政治意義上不僅是愛國主義者，而且比其其他份子更相信社會主義的，若干人而且是極其優秀的共產黨員。他們的學識雖有缺乏

，但願實力能幫助解決政治經濟問題；他們有時因為事情不如理想而失望，因此曾願開到前線作戰以求解脫。這一批青年代表着一部份法蘭西的新世代，也是形成未來法國的主要份子。

他們追潮存事，深以法國內地軍所獲軍火接濟之少為憾，他們憑着少許的手榴彈和機關槍受命攻擊擊斃一個德國裝甲師團，實在不是一件輕易的工作。在內地軍解放的地區裏，民氣消沉，毫無那些歡迎美國部隊的熱烈景象。他們異常遺憾於美國人不能體會法國人在德國佔領下的生活實況，遺憾於美國人不信德寇的暴行。有些小事的影響是巨大的，為什麼德國俘虜可以得到巧克力糖而法國兒童的飢餓無人解救？奉行國際公法優待俘虜的解釋並不能使人滿意。這些小事對於友誼和好感的影响實在不小。

法國青年之中，除了天才的抵抗領袖和妥協份子以外，也還有因為好奇心而參加那危險的地下組織的。實際上，他們參加抵抗組織的原因是複雜的。許多將近二十歲的青年，穿着黑市中買來的漂亮衣服，自我介紹為一個「地下人真」，他們常常買牛油，買手槍。這批綠林豪傑式的人物，其權勢的大小決定於當地政府的管轄力量，如果在警察力量薄弱的地方，簡直難於管轄。這些青年之中，有些曾經在德國佔領期間立下汗馬功勞，然而同時也有許多毫無貢獻者流。

有許多往日專做破壞工作的人現在也游手好閒，一個孩子想重理他祖父的舊生涯，可是：法國目前的經濟社會毫無組織，他又怎麼能夠重理舊業。另一部份內地軍與游擊隊的戰士曾經參加到前線去作戰，可是在他們回到後方的時候，他們還是不得不跳進這容易於犯罪的社會。

當他們從前方歸來的時候，他們看不慣驟然恢復正常的的生活，他們因為看到許多卑鄙人民的存在而感到痛苦，政治生活很快的恢復也使他們不安，他們不知道政黨之間團結的情形正是大家所希望的。

就是在這個法國游擊隊的組織之中，我們發現了最莊嚴神聖的社會理想，雖然這個理想並無高深的政治背景。法國游擊隊是一向和外界隔絕的，最近他們才和外界有所接觸，可是他們仍然保持着一個國際兵團的觀念。他們仍然相信他們可以將佛朗哥逐出西班牙，他們對於戰爭的觀念是單純的，認為戰爭便是共產黨主義自由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壓制主義的戰鬥。他們經歷了多年的痛苦，共產主義自然而成爲他們政治經濟的概括目標，同時他們養成了對敵人的憎恨。

這便是那些法蘭西青年的面目，他們勇敢，精力飽滿，忠誠。他們沒有經過良好的教育，也沒有受過正常社會的薰陶，他們從痛苦與災難之中生長了智慧，如何利用他們的力量，這就是這個社會的責任。

雖然大多數的青年仍然渴望有一個家庭，但有些孩子染上了野營生活的習慣。在一個法蘭西中部法國游擊隊的營房裏，我和一個二十二歲的女孩子談過話，她穿着制服，已經參加游擊戰一二年了。他因爲丈夫被納粹的特務燒死才加入戰鬥，惟一的孩子已經留給親父母們撫養，他說他祇想向前線打仗。

她絕少笑容，頭髮剪得很短，她給我看一張兩年前的照片，那時她還是一個風姿優美的漂亮小姐。我問她惟一想幹的是到前線去打仗嗎？她的眼睛裏不覺充盈着淚水。

她說：「我希望有一個家，在一個安靜的小家庭裏撫育我的愛兒，可是，如果別人沒有家的話，我爲什麼應該有呢？」她指着游擊隊的營房，「你看這些人，不僅是法國人，而且有蘇聯人，南斯拉夫人，比利時人，和波蘭人。歐洲沒有一個人能留在他的家裏。法國人留在波蘭，波蘭人逃到法國。南斯拉夫人參加了西班牙的內地軍，西班牙人隨着德托元帥一齊作戰。他們還不是也想回家？因爲我們不能回家，所以我們祇好留着。一定要等一切結束了，那時我們才能回到家裏，留在家裏。我們必須完成這項工作，縱使它需要很長時間。如果這個戰爭會引起另一個戰爭，如果一切的工作還得重新做過，回家又有什麼意思？」

由一個文雅的文史教授
與新聞記者變成轟轟烈烈
地下運動的領袖，新政府的外長。

法國新人——皮杜爾

索塞 (Ernest D. Haster) 作

譯自四月二十八日「星期六晚報」

皮杜爾，法國新政要。假使你僅二毛五分鐘的那種小冊子裏看到了他的傳記，你會不相信法國會有這樣的人物，因此把書丟掉。這也許因為要創造他那樣奇特的性格，真需要歷史家的想像。但是即使不做法國外交部長，和世界各國政府折衝樽俎，你亦應該知道他的。

皮杜爾無疑地是你同時代中最可驚異的人物之一。他是一個小巧的，中年的歷史學教授，他的朋友一向知道他那種書卷氣的和規規矩矩的生活。但是一旦他忽然從平淡的生活中變成饒有驚人的目標，成爲抗敵運動的領袖，最後又從地下一躍而爲地位僅次於戴高樂的風雲人物。

今天，皮杜爾先生是自由歐洲的聖人之一了。他以戴高樂左右手的姿態陪同訪問莫斯科，是第一次在世界政治舞臺上正式出現。最近他以戴氏實際代表的身份，在舊金山會議中爲法國那個頗具雄心的外交計劃努力，成爲大家注意的中心。

假使你在他的外交部精緻的辦公室內和他接天，他仍像一個教授，和藹而又文靜，有條不紊地回答你的問題。只有當談話觸動了他的內心或者站起來對聽衆講話，他的感情才會從一句平淡的話忽然高漲，那時他才不顧一切，顯露出他靈魂深處熊熊燃燒着的火焰。

這似乎是一種有趣的諷刺，當他作爲一個巴黎的智識份子很舒適地生活下來的時候，戲劇在皮杜爾的身上出現了。那時他在法國最著名的路易斯中學找到一個很好的教員位置。他在天主教「曙光報」上的社論，也很受歡迎。他和西歐各種有趣而又重要的人物都有接觸。在他所住的巴黎文化區，他成爲一個衆人喜歡的角色。人們在塞米契爾大道上碰到他的時候，總是向他脫帽招呼，在早上，人們常見他腋下挾着一大疊報紙，樣子很好笑。他有這個脾氣，愛買所有的日報，所以有時會有人在路上喊住他，向他買報，因爲他們以爲他是一個報販。

閃電掠過全歐，把這位老教員的世外生活也燒毀了。事情變得無情地快。皮杜爾發現第一天他剛穿上軍士的制服，第二天他已經在德國集中營的鐵絲網裏邊。直到一九四一年，他那一級年齡的人才被釋放，當他穿着那身戰俘的制服回到山河破碎的祖國的時候，那種情景，真可以給莫里哀一齣諷刺劇的題材。他出來之後，便去看他的老朋友和保人法郎西斯克。蓋，一個宗教書籍的出版家。他們便同去樂路旁酒肆小飲。他們談話中間曾有一段時間，兩人都想探問對方對「新秩序」的意見，兩人心裏都存着鬼胎，深怕那個坐在對面的老朋友已經被納粹勝利牽去他們的走狗了。最後還是皮杜爾打破了沉默，說明他已決定從事抗德工作。蓋告訴皮杜爾說他早已在印發反德的宣傳品。兩個人於是撫掌大喜，便暢談起他們今後的工作計劃來。他們那種肆無忌憚的樣子，嚇壞了好心腸的別的法國人，趕緊跑來叫他們閉嘴。

過了二十四小時，在夜間和共產黨的朋友們會晤並討論了他們在抗敵運動中的地位之後，皮杜爾已經變成地下運動的活躍份子了。那時法國分爲佔領區和非佔領區兩部份，後者由維琪政府統治，因爲警察監視較疏，所以有組織的抗敵行動都從那裏發生。爲了便於和南方愛國志士們合作，皮杜爾放了里昂大學的教職，白天教書，晚上參加秘密會議。他負責地下運動的情報工作，全法國都有他的通訊員；同時經常藉無線電和海外的法國抗敵組織取得聯絡。

大約在這個時候，散佈在各個愛國集團中成爲一個全國性的組織，由一個神祕人物名叫麥克斯的領導。他有一二從一架飛機上跳傘降落，着手團結所有共產黨、天主教、保皇黨以及勞動階級，組成一個全國抗敵總部，有委員十七名，在戴高樂將軍領導下在法國領土上戰鬥。後來德軍開入法境非佔領區，這總部便遷至巴黎。不幸麥克斯於一九四三年夏被捕，抗敵運動一時變得無龍無首。

地下運動決定要從他們自己的委員中選出一人擔任領袖。最後皮杜爾當選，一面並由秘密電台警告戴高樂將軍。皮杜爾被認爲中庸，他是民主大黨黨，並不太左，亦不太右。但在黨派關係之上，他自有領袖的幹。他的話常是有權威的，所以內部許多小爭執，都由他來仲裁。在回憶他的抗敵經過中，有一點是很值得注意的，那便是在他領導之下從來沒有一個集團，以不合作來威脅他。法國解放之日，他把這個抗敵組織完完整整的交給戴高樂將軍。

皮杜爾發現他自己已經被選爲愛國運動的最高領袖，便正式辭去大學教職，開始過他的「亡命」生活。教授先生不再存在了。皮杜爾，一個對於運動向來不感興趣的學者，（他的妹妹說他連自行車都不會攪）現在成爲全國最偉大的冒險家了。他想出一個辦法來偽裝自己：留了鬍鬚，除掉眼鏡，戴上帽子。（他以前是從不戴帽子的）他說：「有時熟識的朋友們會向我舉上幾眼，但是他們從來沒有看出來過。」

法國的抗敵運動如果將來記錄下來，是一部悲壯動人的歷史。皮杜爾是抗敵協會的主席，地下運動的神經中樞，一天二十四小時別人都可以去找他商量。在路旁咖啡店裏他可以會晤他的同志，杯酒之間，一切大事都商量定當。每星期他主持一個五人委員會的常會，因爲如果英十七國委員會全體出席是非常危險的。

他們開會常在公寓、出版社、醫生診所，這些兩人同時進去不會引起疑心的地方，但他們從不在一個地方開會兩次。代表們自己事先亦不知道他們開會的地點，他們先到郊外某一個餐館去，便有一個皮杜爾的秘書名叫「弗烈特」一個個引他們前去。開會時候當然沒有什麼講演，事情完畢，立刻解散。

皮杜爾敘述他們開這種秘密會議時的情形說：

「這些法國公寓的樓梯有時忽然一響，大家便嚇得跳起來。外邊只要有一點點聲音，有人便會『噓——』，於是大家便坐在桌子旁邊一動都不敢動，安靜得像個小耗子。當然我們是沒有武器的，直到後來我們開會次數和與會人數都加多時，我們才有二個武裝衛兵。他們是巴黎的警察，要是看見納粹特務來，他們便射擊。」

除掉了眼簾的老教授，現在變成機警敏捷的小兔了。他知道怎樣可以避免這些狩獵者。他住在左岸一個中等公寓的女傭房裏，那屋很小，從窗子裏可以望見一個狹長的天井。屋裏有一張床，他的書架和一架電話。當然他從來沒有打過電話，也從來沒有收到過郵件。除了「弗烈特」之外，沒有人來看過他。他老是穿着那套深灰色的西裝，一件大衣已經破得毫無暖氣。

有一次他在一個小車站上碰到「檢查」。皮杜爾拿出他的身份證來，他從來不改名字的。

「喬治·皮杜爾？」警察說：「你吃什麼飯的？」

「我是一個歷史教員。」皮杜爾回答。

警察叫他背出他父母親的名字和他的生日來，看是不是和身份證符合，之後便叫他走。

直到一九四四年春天，納粹特務所最密切關懷的問題才得到解答：誰是地下運動的頭腦？有一個總部的秘書被捕，於是七十二小時納粹酷刑逼供，到最後他熬不住了，便說出皮杜爾的名字。他是除了「弗烈特」以外，唯一知道皮杜爾住所的人，可是他始終沒有說。從此之後，那些納粹獵犬便到處找皮杜爾的蹤跡，可是到底沒有找到。

皮杜爾那奇怪得不可測的性情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呢？究竟是什麼神祕的力量，使他冒險艱難，而現在却又從事外交，不為不倦呢？亦許，這就是基督教精神。他是一個宗教氣味很濃的人，他常可犧牲一個國際會議，但決不能不去參加彌撒。他從小是在耶穌會牧師的教導下長大。年青時他是天主教青年會活躍的組織者，後來是這會的副主席。有一天，有人問他當他從事地下活動時，有沒有像其他領袖們一樣在口袋裏裝上一包毒藥，他回答說：「我是一個基督教徒，反對自殺。上帝會保全我的。」

去年秋天，在巴黎之戰進行的時候，他和幾個朋友見一羣法國人正在拉扯突罵一批由法國內地軍抓來的德國狙擊兵。有一個抗敵領袖說：「我從前對這種事情一定會反對的。可是現在當我們領受過納粹的迫害之後，我覺得這種對付的辦法很好。」

皮杜爾便轉過去責備他：「昨天，他們是我們的拷問者，可是今天他們是失敗的人民。讓我們尊敬他們吧。」於是在解放的歡呼聲中，坐下來寫了一篇很冷靜而完善的社論，題目是「勝利者的寬大」。

皮杜爾主持正義的精神，自幼便然。他以前的生活很窮困和乏味，得不到什麼人間的溫暖。二歲的時候，他母親便死了，他的父親在法國中部一家保險公司做事，與偶之徒，悲感不絕。皮杜爾於一八九九年生於維琪附近的磨澳地方，十歲時被送至義大利北部一個法國耶穌會學校受教育。法國國內是禁止耶穌會辦學的。六年耶穌會會長老，的嚴格教育，使他成為意志堅強的一個人。當他回國的時候，他的心裏充滿了「目的」這個字。

他繼續研究歷史，讀書甚博。又加入天主教青年運動，成為領袖，他的朋友和教師們都贊許他：「這傢伙有才幹，他有前途的。」一九一八年他應召入伍，擢為班長，隨軍駐屯魯爾。退伍後，在巴黎大學繼續深造，以優等榮譽畢業，並在凡朗斯地方任教授。他覺得在外省不好，不久便在巴黎路易斯中學得到一個位置。那時他才滿三十歲，是這個著名學校的最年青教員。他的同事常常以為他是學生，在路上囑住他，教訓他說：在走廊裏是不准抽煙的。

今天，皮杜爾以外交部長的地位，根據他過去在政治上的卓越見地來決定一個大國的外交政策，再沒有第二個人能比他更適宜了。真的，這猶如讓李普曼（美國專欄評論家——譯者）來做國務卿。戰前多年他每天寫關於國際問題的專稿，雖然他從沒有得到像美國專欄評論家那樣的風行，但他很給法國智識階級的政治意見一些衝動。在一九三二年總選的時候，民主黨黨的一些年青人集合起來辦了一張報紙，取名「曙光」。皮杜爾兼任總編輯，此後八年內，他幾乎成爲一個法國的福音。

在這多年裏，皮杜爾對於政治方面的探討，是值得注意的。今天，人們都認爲他過去的「曙光報」，可以瞭解他以及這個被解放的國家。舉例說，一九三五年阿比西尼亞危機發生時，他便拍擊着：「假使日內瓦允許在非洲的侵略，那末它憑什麼來阻止在歐洲的侵略？」他認爲德奧合併是「從文明及和平觀點看來一個大不幸。」西班牙內戰時，皮杜爾尖刻地攻擊佛朗哥的一番文明秩序之名行破壞文明秩序之實。」他對慕尼黑會議的批評文字，是同性質文章中的最好的。「我怕，」他在張伯倫飛赴貝茲加登前夕寫道：「這種在英國史無前例的說法，是給德國人一個精神上的勝利，使他們覺得他們在國內的種種暴政是完全成功的。」

「當你從山上滾下來的時候，」他過了一個星期又警告大家說：「你一定要在開始鬆弛的時候設法停住，否則你便完了。我希望我們現在還來得及挽救。」

雖然「曙光報」的銷數不過二萬份，皮杜爾正確的意見却到達了每個正直的人心。照著報推行的方法是很有趣而且是樸素的法國辦法。佛蘭西斯克·蓋——就是前副總理皮杜爾出集中黨後碰到的那個蓋先生——是這家報紙的董事，一個高貴的留著淡黃色鬚子的紳士，他常備去親身訪問這二萬個略光報讀者。由他夫人陪着，他旅行各省，到一個市鎮，便和當地的律師、醫生、副教師們共餐，

把他們都當作「光輝的讀者。水面上來的時候，聰明的蓋便裝做漫不經心的樣子說上一句：『當然，你們都知道，我們報紙裏有着全世界最偉大的新聞記者——喬治·皮杜爾。』

一九四〇年德國入侵的時候，曙光報暫停刊，在這以前，他在法國是最著名的政治評論家。他天天收到大批信件，而且和很多歐洲要人接觸。國外來賓常來拜訪他，他自己已沒有家，便和客人們一起上酒店，一面對酌，一面談論世事。他記得曾和幾個德國天主教徒來往，最後他信從天主教中央黨，一個模稜兩可的政黨。德國總理魏爾斯布魯諾都和他有私交，他去德國旅行時，曾經訪問，魏爾斯布魯諾在家中接待。去年，納粹有一次檢查他的屋裏，發現一張魏爾斯布魯諾的賀年片。

「這人是誰？」他們問。

「是一個德國總理。」皮杜爾的妹妹說。

「從來沒有聽見過。」納粹特務們搖搖頭。

皮杜爾集中精神的本事，常使他的朋友們咋舌。「他能在三十分鐘內讀完一本三百頁的書，一他們會驚奇地告訴你；」而不遺漏其中一個重要的小節。之後，他會滔滔不絕地和你討論書裏邊的事。」他相信精神訓練，所以每次寫文章之前，即使是二百字的短論，亦須起草大綱。但他對演講是從不準備的，完全靠他講書的口才。最近他去第佛爾場發表一個重要的講演，在車上他對他的秘書講了很多他在大學的軼事，直到見場，他才打斷了故事，靜靜地思索了幾分鐘，結果他的講演非常流利，不帶一個空，也不重複一個字。

因為他自己沒有家，所以他覺得很難和人們接近。他從不談他自己。除了血親之外，沒有人稱他「Pa」。按法文內的「Pa」是「你」的親熱的稱呼，普通稱「你」都用「tu」——譯者）他的狂兒們說：「只有他這個伯伯從來沒有親過我們的臉」，他是個身者，據他的好朋友們的記憶，他從來沒有戀愛過。大家都知道他稱女人是「吃時間的人」，每次朋友們替他作媒他都拒絕「上鈎」。

「我們什麼辦法都試過了」，他的哥哥訴苦道：「有一次我告訴納粹有一個非常漂亮，身家高貴，研究法律的姑娘。你猜他說什麼？他說他簡直看都不要看她一眼。」

不過這並不是說他缺少溫情。他愛別人，而且有一班願意為他赴湯蹈火的朋友。從學地下運動時，常常有人願意冒死留宿到他們家裏去住。他和年青人相處尤其相得，路易斯中學的學生都崇拜他。「他講書時從不令人厭倦的，他好像在講一連串講不完的故事，聽起來怪有趣的。」他的學生們說。他有字打義舉，常常送他們糖果，畫片如小象巴巴的冒險等。

皮杜爾喜歡集郵，有時常常為了到桌子底下或是倒空廢物箱去找郵票延遲了政治或報館的開會。他說他希望和羅斯福總統交換郵票。他另外一個嗜好便是養菌。他研究過這種植物，而且知道得很多。自從他參加地下運動以來只有過三天假期，這三天他消癮在旁頓白勒，挖尋菌。像別的法國人一樣，他酷嗜杯中物，亦喜歡小吃。青蘋果是他在水箱中最愛吃的。他所好的娛樂是上戲院子，他的英語是看美國電影學來的。

他為人謙遜。他坐到火爐旁邊去討論他的計劃的時候，往往把那些計劃看作歷史教員的教材或者明天社論的大綱。

當我請求他為星期六晚報特別發表一點談話時，他說：

「戰爭結束以後，新生的法國將仍舊高舉民主的火炬。歐洲大陸不應該再是一個怨恨叢生的地方。我們最低限度要做到管制德國不過是使德國成爲一個善鄰的教習過程。這一點怎樣才能做到？當然，現在還看不出德國內部那一種份子能夠幫助我們建設。在勝利之後，這重新建設的過程將是法國在歐的長期政策。在這政策上，法國將和英美保持前所未有的密切和友善的關係。在風平浪靜的時候，我們能夠看見英國的土地，美國離開我們也只有幾小時的飛機航程。有英法實際上以及（更重要的）精神上的支持，法國深信她完成她永遠安寔歐陸的使命。在達成我們任務中，作爲

歐洲一個巨大的力量，蘇聯也帶給我們很大的援助。」

這位法國外交部長於是他那細小而敏銳的手伸向熊熊的爐火，很有節奏地描述他對新法國的「美夢」——是這個法國，像皮杜爾教授那樣平庸的人都有許多話說，因為他們發動了一個幾乎絕望的戰鬥，然而結果得到了勝利。

「法國人民習了險，但到底要得。」他說。

他很有興味地回憶起不久以前他和他們的同僚從葛地裏發出來時候的情形。這個人地地下活動歷史的最後一幕，幾乎像一個難以置信的戲劇，好萊塢的製片家恐怕亦不能做得那樣好看。這時巴黎之戰正在進行，第一批法國裝甲車衝入市區，抗敵運動的領袖們決定出面維持。總部的十七個委員從左岸他們藏匿的地方到市鎮大廈去，但是發現他們的通路給有名的古老公墓拉先寺的高牆圍住。

於是在門是鎖上的，要繞道而行也不可能，因為旁邊路上還有德兵把守。很幸運地，一部破棉車給發射了。於是這法國運送所寄的十七個勇士越牆而過，從墓地陰森的叢樹中出現在明顯的大道上，戲劇性地進入一個勝利的新世界。

到了市鎮大廈，在砲火聲中他們靜待戴高樂將軍到來。第一次，這個在法國國內代表國家的皮杜爾在樓梯上向戴高樂將軍致敬，戴高樂將軍伸出手來，一邊說：「日安，親愛的朋友。」



華府第二要人——雷朋

在美國，現在除了杜魯門總統以外，地位最高的是眾議院議長雷朋。他是新指定的總統繼承人。

雷朋的權力很強。自一九四〇年他任美國眾議院議長後，眾議院曾制定了許多關於美國與世界的重要法案，許多的成就是由於他的本領。他的職務原來就被稱為「美國政府中第二把交椅。」

第一二屆總統羅斯福在任職期間，民主黨在國會兩院都佔得大多數，但自一九四二年後眾議院內民主黨僅多佔九席。這種情勢幸由議長設法來解決。眾議院勢力較大的兩黨能夠很和諧的合作，使戰時工作達到很完滿的地步，雷朋的才幹，聰明，忍耐及堅決精神是成功主要因素。眾議院解決了許多的問題，因雷朋能用人，而各黨派的人物，對雷朋都很尊敬。

但雷朋是個熱心於黨的人，他曾熱誠的擁護羅斯福。雷朋，得克薩斯州人，出自十一個孩子的家庭的農家子。他幼時曾告訴過他農場的主人，說他將來要進大學，要做州議會會議員，要入國會，今日他的事業正是他幼年的志願的實現。

他的志願是一一實現的，他曾帶了二十五元及他父親的祝福進大學，從法律學院畢業後，就掛了律師的招牌，不久以後他的選區選他入州議會，二年後被選為州議長。一九一三年進國會，從此以後他一直充任得克薩斯州的代表。他不會再有機會當律師。

議長不喜歡冗長而誇大的演說，他自己也很少演說，而把全部精神放在眾議院的工作上。這是一種複雜的工作，要解釋一萬一千條法律及先例，法律進行的快慢程序，與這解釋很有關係。

美第六軍軍長

克魯格將軍的生平

太平洋戰爭在接近日本本土和亞洲大陸的時候，戰爭將更加劇烈，作戰將更困難，這樣在高級指揮官方面，它必須具備精通陸海空三種戰術的知識，懂得在森林作戰和在平原作戰的訣竅，另外更重要的，是有和狡猾的日本兵長期作戰的經驗。

現在菲律賓的第六軍軍長克魯格上將（Walter Krueger）就是具有這種良好品質的難得的指揮官之一，差不多在短短的兩年中，他在太平洋上進行了十八次兩棲躍進的登陸戰，將日本軍隊逐退三千哩以上，他可以說是麥克阿瑟部下史迪威以外最了解敵情的將領。

克魯格剛剛才擢昇為上將，他是一個不大在公共場合露臉的人，在公報裏也很少提到他的名字，在大西洋戰區裏，似乎是一個很神祕的人物。

他的不想顯耀原因很多，在一九四三年二月他接受任命，準備在新幾內亞發動攻勢，就匆匆忙忙的離開了美國，以致來不及組織他的對外連絡處，此外因為外交關係，麥克阿瑟將軍，必須擔任命澳洲布萊梅將軍，出任西南太平洋戰區陸軍總司令，因此麥克魯格不難得到一個顯赫的名義。

另外還有一個原因，像麥克阿瑟將軍這樣有才華的性格，他是不願他身邊的衛星將領們，在報紙上一樣的被寫成一個英雄。

因為這些關係，克魯格將軍雖然他已經完成了巨大的任務，將日本軍隊逐出新幾內亞，重打回到菲律賓，在很短的時期中，獲得了光輝的成就，在報紙上還沒有受到熱烈的表揚。

另一方面克魯格將軍也不是很容易使人接近的人物，他身材短小，身體結實，有時候他拉長面孔，拉直嗓子，吩咐他的部下工作，有時候他轉動他美好的眼睛，關心的看着你，再輕聲慢氣的問你，「你怎樣做錯了呢？」

但在打仗用兵的時候，他確信能夠勝利的時候，才敢頭撒尾的進攻，他已經洞悉到非撤退不可的時候，就迅速退却，所以他能確保他的部隊不會遭受到嚴重的損失，總使它保持着飽滿的攻擊精神。

雷伊泰之役，由於無休止的綿綿陰雨，以致供應的道路都被雨水沖斷。可是戰局達到最惡劣的局面，這位將軍仍然是沉着勇敢的完成了兩棲作戰的部署，將七十七師安全的運送到在奧馬克的灘頭去。

在呂宋的時候，指揮部要他從中央平原地區，進攻馬尼刺。但是他已經知道日軍在那裏集中了大量的兵力，要是美國軍隊通過那裏，一定要遭受到重大的犧牲，因此他會拒絕執行命令。

克魯格將軍，是很能控制自己的人，決不是一句話就跳起來的傢伙，事實上，他是一個思想很深的人，一個具有學者風度的參謀長，或是一個純正的軍事領袖，這也不是說他是缺少幽默感的人，他的幽默語句常常比他的命令更加來得有力。

通常現在的美國軍事將領，他們出身的經歷都是差不多的，少年時代的光陰大都是消磨在哈德遜河畔的西點陸大，畢業後再派到各軍服務，然後一直向前走去，但是克魯格可是個例外，他是從艱難的道路裏長大的，在一八九九年菲律賓叛亂戰爭年代，他還是在呂宋山區裏作戰的一個小兵。隨着年月星星的轉移，他的領上階級的標誌，也在變換，一句話他是行伍出身的將軍，今天威震全寰的艾森豪威爾將軍，也曾經在克魯格將軍麾下擔任過參謀長的工作，史迪威將軍也曾經在他的那

一軍擔任過團長。這些也許都足以增加他事業上的光輝，可是他自已對這些毫不在意。他對於太平洋戰爭最有貢獻最有價值的事情，是在海軍學院裏訓練了一批學生和幹部，這是由於他了解到海軍在太平洋的戰爭中，佔有重要的比重的緣故。

他對於全部的戰略，總不願加以考慮，他認為這不是屬於他的業務，因此只有麥克阿瑟將軍擬定的簡單大綱，他才加以詳細的設計，然後再去澈頭澈尾的執行，最後是百分之百的完成。

有時候他也爲他的僚屬們講解戰略，按照他的意見，「戰略決不是在地圖上畫出來，表示攻擊方向的高頭，戰略就是將你全部軍事力量的總和，在適當的時間用在適當的地方。」他就按照這個原則把他的全部軍事力量，選擇了適當的時間，用在雷伊泰和仁牙因灣，向民智那頓作兩棲的登陸戰。不過當這些戰役反映在新聞紙上，却又是地圖上的箭頭。

美空軍宿將



斯特拉特梅耶將軍

有組織長才，直爽痛快，嚴守時間。

爲了加強中國戰區的空中攻勢，美國空軍宿將斯特拉特梅耶二級上將已奉命調任中國戰區陸軍航空隊司令，這裏我們要爲他作一個簡章介紹。

斯特拉特梅耶將軍是美國空軍裏一個可注意的要員，他過去擔任着印緬戰區空軍司令，遠東航空隊司令，那時他常常離開加爾各答的司令部到緬甸前線上觀察各個戰鬥單位，並且參加各個作戰部隊的會議。自從一九四三年八月抵達印度以來，他已經乘着四引擎的轟炸機，偕同參謀人員們作了八百小時——相當於十四萬四千哩——的飛行。他常常飛行在敵區上空，而且從不誤時，每每有一些高級隨員因爲趕到機場一分鐘，而飛機已經起飛。

在來到印緬戰區以前，斯特拉特梅耶曾經在華盛頓陸軍航空隊司令部裏擔任過參謀總長，他從工作中獲得了許多寶貴的經驗。他有組織的長才，對於美國陸軍航空隊的擴張頗有貢獻。

他對於負責工作的軍官絕少干涉打擾，可是他同時密切注意着主要的計劃和作戰情勢的發展。當他研究一個問題的時候，希望立刻得到答覆。因此他常常離開他的辦公室，以他特有的短促的步伐，直找對於那個問題最有研究的人員，然後坐在辦公桌上，痛痛快快地討論一番。

斯特拉特梅耶是一個直爽的人，不愛浮華的表態和一切儀式，人家常常聽到他說：「我們對這兒來是趕日本鬼子的。」

部隊的官兵叫他的小名「斯特拉特」，他的參謀人員多半是三十餘歲的人物。

將軍今年五十四歲了，一九一五年畢業於西點軍校，一年後，他放棄步兵改調通信部隊的航空組服務，這個小組繼續發展成爲今天的美國陸軍航空隊。

他曾經先後在西點軍校和參謀學校擔任教官。一九三六年到三八年，他曾是美國第七空炸機隊的司令。

因爲指揮國盟軍的空軍功績卓越，他曾經榮獲英國的最高勳章，此外還獲得橡葉章，空軍勳章，和服務優異獎章。

菲島華僑及其抗日游擊戰

苦鬥三年終於與盟軍共同解放菲島，但目標有三，

抗戰到底，祖國實行三民主義，祖國團結統一。

一、華僑十三萬

華僑在菲律賓已經有三百年的歷史了。雖然他們不斷地和土著通婚，為西班牙人所殘虐，有時又被迫信奉基督教，但是他們始終未被同化，在西班牙人統治期間，寬容和殘暴（西班牙人曾有三次對華僑的大屠殺）互相交替，華僑人口便亦隨而有急劇的變動，但他們從來沒有在一時期被消滅過。

華僑和菲女的混血兒，除了有時使父姓以外，幾乎無論在那一方面都變成十足的土著。但在西班牙統治的末年，華僑人口仍舊很多，這是因為在寬容期間有新的華僑移入，而且華僑中的婦女亦多起來了。在一八九八年美國佔領菲律賓的時候，在菲律賓共有七萬人，很緊密地自成一社會。

美國人來了之後，華僑的命運認為改善。他們得到了和平，秩序和自由發展企業的的機會。於是華僑又大批地移入，加上原來華僑人口的增加，到一九四一年總數共達十三萬人。大約其中有一半住在馬尼刺，其他散居各省，大多集中在較大的城市裏。

菲律賓華僑的大概情形，可以概括如下：

一、差不多所有華僑都來自華南。百分之八十閩籍（以廈門附近為多），其餘的是廣東人。

二、華僑大部分是商人，從大商家到小鋪子老闆都有。雖然沒有統計，大約有百分之三十的華僑是勞工，（技工，木匠，以至力伙）。近年來專門人材增加很多，至於自耕農和佃農則為數很少，所以菲律賓華僑差不多完全在都市中生活。

三、平均起來，在經濟上華僑比菲人優裕些。雖然華僑中窮困的比富有的來得多，但經

濟上及階級的區別在華僑裏邊並不如菲人那樣顯明。

四、大體上，菲人和華僑間的關係很好。最近二三十年來，華僑大多認為菲律賓是他們的永久居留地，而不只是發財的地方。

五、現在在菲律賓的華僑，已是在菲律賓的第二或第三代。

二、七七事變以前

在滿清時代，在菲律賓亦和所有的中國人一樣，對政治全不聞會。他們並不感覺到他們是任何政治集團的一員，至於他們的「民族思想」則不過是種族上以及文化上的關係而已。他們只是為了「謀生」，要是政府不來煩擾他們，他們便很感激了。滿清政府那時日趨衰微，國內的事都管不了，當然對海外華僑，更是無力顧問。

滿清末年，許多華僑對孫中山先生的倡導革命，十分同情，而且多所接濟。辛亥革命成功，民族主義和民主的浪潮大大地影響了菲律賓的華僑，國民黨支部成立了，華僑子弟的數目亦被注意了，當地的智識份子亦開始研討三民主義了，但是辛亥革命並沒有對華僑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有什麼根本的改變。

民國成立之後十五年，孫中山先生的崇高理想三民主義為軍閥及走狗政客們所濫用，所以後來菲律賓的華僑雖然同情孫先生的廣東革命政府，但是他們的熱情已漸退潮，又孜孜於他們的謀生去了。

北伐時期國內人民和海外華僑的民族主義思想又再度復活起來。華僑們認為這「第二次革命」是達成中國統一的切實步驟，後來兩廣分裂，菲律賓華僑（所有的商人）支持兩廣政

「一九一八」和「一二八」事件發生後，菲律賓華僑抗戰的情緒很高漲，曾經對十九路軍有很大的捐獻。這時蔣委員長因為不即刻發動大規模抗戰，為各方交相責難，但他在菲律賓華僑中的聲望，並沒有受到什麼影響。十九路軍在華僑們的老態發動「閩變」時，他們仍支持中央政府。從一九三二到一九三七年，他們密切注視國內的政局，抗日的思想亦便一天天濃厚起來。

三、盧溝橋到珍珠港

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發生的時候，菲律賓華僑在心理上已經準備好戰爭。對於日本卑劣的侵略行為，他們的反應非常迅速而且一致，大家都贊成抗戰到底。在起初幾個星期內，中國政府以為抗戰時機尚未成熟，所以竭力想把事態縮小，但是菲律賓的華僑却在熱烈地普遍地作戰爭的努力。他們暫時忘記了政治以及個人間的紛歧，以中華總商會為中心，得中國領事館以及國民黨，和教育文化團體的合作，組織了一個抗敵會，在「木材大王」莊某以及他死後戚某（金樹業鉅子）的領導之下，抗敵會的工作積極地開展。

通過抗敵會在每個市鎮上的分會，捐款源源不絕地收到，從小學生的零用錢到大商人的六位數字的支票。華僑熱烈響應的結果，對太平洋戰爭爆發時，捐款總額達一千二百萬比索。總要逃避捐款的人都害怕與敵對戰，有一個吝嗇的富豪，不肯掏錢，抗敵會的青年們便在他門上貼了一張出賣的廣告，直到他出了錢才拿下來，那個吝嗇鬼在美軍克復馬尼刺前幾天到底被華僑游擊隊刺殺了。至少有三百萬比索的自由捐款送給其他的軍事或者救濟機關如中國婦女救濟會，航空獻金及工合等。菲律賓華僑的每人捐款備次於美國華僑。他們並且嚴格實行抵制日貨，很成功。

從一九三七到一九四一年，華僑們團結着為抗戰努力，當時雖然國共兩黨在名義上停戰，但是菲律賓的國民黨却和正從地下工作逐漸擴張的共產黨鬥得很烈。國民黨內部亦開派別，一般華僑們的看法，則大致如此：

新聞資料

第一、最要緊的是抗戰得到勝利，使中國成為頭等強國；

第二、大家要服從蔣委員長；

第三、國民黨的主義是好的，但是黨的內部需要清理。當地國民黨有時有點討厭，但共產黨來是根本不可信的。

第四、不管政治或者戰爭，做生意是最要緊的。

四、珍珠港事變後三星期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對珍珠港的襲擊以及同時入侵呂宋，使菲律賓華僑大為震動，雖然他們渴望獻身抗戰工作，但可惜沒有來得及準備。

華僑們這時團結於領事館，總商會和抗敵會的領導之下保證支援美國及菲律賓共和國。中華緊急援委會匆促組成，在軍隊給養和食糧供應方面盡力幫助。他們努力提高士氣和抑平恐懼，他們在報紙以及電台呼籲僑胞奮起援助軍隊和菲律賓政府。（日軍陷馬尼刺前四天，當時人民已知此菲律賓首府將告不守，華僑和恐懼籠罩全城，曾有一隊華僑，以最後一批木船運送米糧至對岸的柯里多爾及巴丹半島，並援助供應一只醫院船開赴澳洲。）

馬尼刺以及其他呂宋城市的被炸，馬尼刺被佔後軍事的四節失利使戰禍迅速地傳到每家門戶，因此使民衆在戰事努力方面顯得步履蹣跚。如果在呂宋中部的抵抗能夠延續得長久一點，華僑對戰事一定會有更大的實際貢獻。

五、日軍佔領下的華僑

日軍進佔馬尼刺之前，各地進來的難民更訴說了很多日軍對華僑的暴行。一味強硬的日本宣傳向非人獸語地說，我們是從美國「拯救」下來解救我們菲律賓「弟兄們」的，可是對於華僑，他們是日本的敵人，因為他們是百分之百的一級同重慶人。

日軍進馬尼刺後，華僑人人自危，一個星期之後，日軍拘捕華僑中的領袖人物，包括領事館全體人員，中華總商會，國民黨，抗戰會的

七一

人員，報紙編輯和翻譯家。只有少數及時避匿，但其中有一部份被迫自首的。這些人經「軍法審判」被處死刑，後又減為二十年徒刑。但仍有十人殉難，其中一人為「商業新聞」編輯，一人為中英公學校長，其他八人是抵制日貨會的會員。中國總領事和七個領事傳被審，但日本官方從來沒有承認過。那時還有謠言，說所有華僑，都要拘留。

被捕或被審的華僑，他們的財產全為日軍沒收。日軍和當地日本商人及幾個台灣人擄掠了大部份華僑商棧。三個月之內，日本兵和浪人公開地自由槍斃死。直到六個月待華僑的政策，日取當地日本商人「長期政策」，給華僑一個「合作的機會」，以便剝削，利用他們。

到一九四二年中，第二個政策算是被採用了。在日本卵翼下的「華僑合作協會」成立了。這協會由一個准當主席，因為他和其他是些比較在以前出來，絕非親日，財產。華僑們先移會」的常常會任職「於是大大增加地送給日本。其他看日本指揮官的好到馬尼刺來住。

雖然日本人知是「協會」的職員「以及「南京政府」及「協會」的「動」是可能全體屈服的。視極嚴（所謂地「抗日傳單而已），抗日游擊隊，簡「日本人「集腦筋」，但是日本人依然不以華僑

游擊隊的活動為重，直到一九四三年六月「華僑合作協會」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唐某在唐人街中心區自焚被刺，日本人才如夢初醒，有點驚慌起來。不久，「協會」的副主席董某又被刺。這些暗殺事件，正值華僑游擊隊大舉活躍的時候發生。於是大家知道游擊隊的活動，已不止叫敵人「偽腦筋」，日本憲兵肚子裏亦明白到他們的事兒來了。

六、華僑游擊隊概況

和太平洋戰爭，中國國內游擊隊及菲律賓土著游擊隊的活動比起來，菲律賓華僑游擊隊在日軍佔領的三年內在呂宋中部的戰鬥也許是比較不重要的。但是當我們想到呂宋華僑的人數及種種限制，我們應該承認華僑的地下活動對積極和消極抵抗敵人，有它不可磨滅的貢獻。

所謂游擊隊，普通是指在敵人控制下從事有組織的武裝抵抗，但這意義，在菲律賓華僑的地下組織是不很適用的。除了左翼華僑青之外，這類地下組織多數在馬尼刺市內或四郊秘密活動，在各省有少數是屬於菲律賓土著游擊隊的。華僑游擊隊和菲人游擊隊的不同是前者主要的是都市性，而後者則主要活動於農野。為什麼華僑游擊隊的活動限於馬尼刺（因此環境更為艱苦），大約有如下幾點原因：

一、菲島華僑既然集中在呂宋，華僑游擊隊以為他們的主要責任是防止華僑與敵人「合作」。

二、華僑對鄉村地形尤其山地不很熟悉，而取得土著援助，亦頗困難。

三、在各省，華僑不能混跡於土著居民中，欲以被抽的危險較大。

雖有這些限制，華僑游擊隊在實際上常有支隊在省區活動，尤其在馬尼刺東南的山地區域。每次日本憲兵「清除」馬尼刺地下活動時，華僑游擊隊的隊員們便溜到這種山區避避，等到日本憲兵發表地下活動已經減少，而大吹大擂的時候，他們又潛回市區，讓敵人憲兵再忙上一兩個月。

由於活動地區不同，華僑游擊隊和菲人游

軍隊在性質上有很多差異，概括如下：

非人游擊隊除少數派在馬尼刺市內外，都在山地或者干地地區作戰，並且（如其活動的潘加加地方）和民衆密切合作。他們的司令部設在偏遠的地方，所以在內部謀叛和爲敵突擊的兩點上，危險極少，有的竟公開設立。因爲活動敏捷，所以他們常是幾百或幾千人的作戰，在省區的華僑游擊隊活動，亦差不多，惟規模較小，且常與非人游擊隊合作。

在馬尼刺的華僑游擊隊，因爲活動限於市區四郊，而領導者又常須奔走於城邑之間，所以他們自然不能大規模工作，或者讓他們的領導者露出真面目。他們常常分爲五人至二十人的小組，有時即使一小組的隊員除了區區官長和同時工作者以外，互相都不認識。

組織較爲完善的非人游擊隊，常能相當規模地和敵人作戰，敵人每次都用動幾千兵員和多艘飛機。華僑游擊隊，除有時和非人游擊隊配合作戰外，常舉「正式」和敵人交戰，他們亦不能在鼓勵罷工方面，得到什麼具體的效果，因爲所有敵人在馬尼刺的設備及其周圍，都是嚴密保護着的。但在情報、宣傳及打擊漢奸與非好的活動方面，他們非常有效地完成了他們的使命。

七、弊端

在日本佔領菲律賓的最初幾月內，當時非人和華僑游擊隊人數尚少，組織亦沒有完善，他們的活動是間歇而且沒有系統的。馬尼刺華僑那爲了避免敵人偵探的注意，游擊隊叫「果仙」（五分），並不是看輕他們，那意思就是說游擊隊在當時的力量祇得日軍的百分之五。後來雖然游擊隊力量一天天膨脹，這個名稱一直被沿用。

除了左列華僑青年的「華支」在潘加加組織之外，重要的華僑游擊隊都是在二一九四二年初在馬尼刺區內成立的。「華支」大概是第一批成立的游擊隊，因爲他們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敵人侵入潘加加時組織的，那時馬尼刺還沒有陷落。直到一九四三年初華僑游擊隊才有效地開始戰鬥，從那時起，雖然敵人用種種殘暴的手段來鎮壓，華僑游擊隊依然不斷成長，無形中變成馬尼刺華僑的統治者。所遺憾的是他們各軍之間的配合並不好。

大體說來，多數游擊隊都是比較年青的華僑組織的，其中有些在平時亦知名，最著名的華僑領袖們這時更顯威風，都不能出來

領導。最廣的組織固然都是激烈的抗日派，同時亦是氣派顯赫的黨員。雖然組織的中樞是這些黨員及他們平時的同儕，但招募隊員並不過過求遠，表面上更還看不出什麼黨派色彩。不過後來內部界限漸漸劃分，很多隊員當初加入是純粹爲了抗日，現在發現他們被歸納到左、中、右三個集團裏去了。很公平地說，所有這些游擊隊，都時刻不忘他們抗日的根本任務。

八、游擊隊是什麼人？

華僑游擊隊的正規隊員——以別於經濟上援助者和同情者——究竟有多少是很難弄清楚的。實際上整個馬尼刺華僑社會都是激烈地反日的，所以對游擊隊活動都予以同情。（雖然對有些部份和他們的方法有所批評）所有華僑商人都實際上給一個或若干個華僑游擊隊以經濟上援助，甚至「協會」的負責人給加「一助」之後，亦會慷慨解囊。有些有錢的幾乎援助所有的華僑游擊隊。但到底他們有多少正規隊員呢？有些發表的數字是誇大的，有些是捐款的人亦算在內，有些是把新加入的隊員合併計算。一個中庸的估計是當美軍在仁牙因灣登陸時，華僑游擊隊共有四千「活動」的隊員，其中三分之一在省區作戰。

游擊隊員來自社會各階層，但以中下階級爲多。店員，學生，工匠，力夫是游擊隊的基礎，亦有少數小商店的老闆。在隊裏亦有少數婦女。

雖然沒有一個游擊隊能免除許多混淆其間的流氓盜匪，但華僑游擊隊排險或者甚至於槍斃了很多只圖私利的隊員。所有游擊隊員只有一條心：殺鬼子，打日本。

除了兩個國民黨黨團之外，大多數游擊隊都沒有政治關係。除了「華支」和屬於左翼的「中非抗日反奸大同盟」的「勞工救國隊」之外，差不多所有游擊隊都來自中產階級。

九、他們的活動

（一）實際的戰爭：關於他們作戰的結果，雖然是包括粗率的統計，現時也很難說得出口，因爲呂宋南部的華僑游擊隊，似與菲律賓游擊隊聯合殺敵。這些游擊隊現由美軍指揮。而他們的記錄亦不可能分開來計算。

據說唯一參與中部及南部呂宋戰爭的華僑游擊隊除了最近六個月南部之戰外，他們的戰果如下：擊斃日本士兵一千人以上，繳日本貨

車一百二十輛。
當各單位游擊隊編製及印行他們戰績的數字時，那審查它的真確及誇大性，因為各隊的競爭，難免有失實的數字報告。

(二)宣傳：華僑游擊隊以報紙、小冊子、招紙，及個人的接觸，向馬尼刺華僑界，又以各戰場的消息傳播，支持他們的士氣。雖經日本憲兵施以各種詭計阻止，馬尼刺的華僑經常獲得游擊隊的報紙及雜誌，並很清楚地知道三四日前的宿務山及曼夏的消息。

他們的宣傳機關，故他們的宣傳記錄，新開評論其清晰的分析，及世界其他戰場的形勢。

對非人的英文實，是出於不了解非人的英文，致影響其效果。

(三)肅奸，關於初時很有點成績。他們一僑的所謂「肅清政策」，初時華僑最怕日本憲

濟採取備首從。

當華僑游擊隊的勢力，他們甚於畏懼日本憲兵，他們甚於畏懼「中國協會」的「自願」，他們甚於畏懼商人拒絕對「中國協會」的「自願」捐助。因「拒絕」是逮捕，但華僑商人往往以同樣的捐助獻給游擊隊，如此，其危險更在於重慶日人。游擊隊對「常先」下警告，而後懲罰他們，這種雙重課稅的結果，使日人之所得較他們所希望的少。

游擊隊極意檢查那個通敵合作者的行動，在協會內也有密探偵查。在未激烈從事前，游擊隊們先有個清楚的調查，辨別誰是自願的和敵人合作，誰是受壓迫的。在自願和敵人合作中他們又分別了那些為私人謀利益的，那些為與日本合作時犧牲救護的中國人。至於對付大商人的通敵合作者，游擊隊往往施以嚴酷的手段。一部分的游擊隊組織，實行強迫廢商入停止他們的營業。有時或強迫勸他們一個，或者甚至殺害了他們，中國人對此毫無懼。

假若游擊隊決定了要暗殺某一個人，那人希圖逃脫的機會很少，無論藏匿在那一處結果都被偵察出來而被殺。游擊隊的密探很精幹。舉一個例，一個大廠鐵工人，怕為游擊隊所害！他的屋裝了鋼門，一年零六個月之久，不敢越雷池一步，連窗戶邊不敢窺視。游擊隊的

力量之大可見一斑。至於為生存而備的那種小買賣，游擊隊則不會去干涉。在馬尼刺的一隊游擊隊，其行動之勇敢更為驚人。他們敢於日間在唐人街中心憲兵站附近，或在馬尼刺警察之前施行暗殺，殺後安然而退，且敢於往往不協助警察逮捕。為顧全兩子計憲兵們常亂揮無辜的百姓毒打死鬼以塞責。

總而言之，為日人作根的人，律免的寥寥無幾。「協會」的職員已有八個被殺，三四人苟活而已。嚴經商人，日本奸細都常常不知所的被殺了。

(四)軍備：有一部分華僑游擊隊的裝備很好，有小武器，手榴彈，大部分的軍械來自非人，他們是從前收發起來的，或在巴力戰場偷運來的，或從日人手上竊取的。手榴彈多為自製。初時，游擊隊僅有一支舊式手槍，巴丹失陷時，才有七枝來福槍，一百多人跑到巴丹去，三個月後回來，自動來福槍。

另一游擊隊「華僑戰時血戰隊」，他們活動於馬尼刺及布拉塔等地，僅馬尼刺一處，有手榴彈及手槍裝備的有五百人，他們一部分的武器及軍火藏在籃球場裏，另一部分藏在男青年會的天花板上，「血戰隊」的祕密顧問是曹某，他是個被釋放的罪犯，在日人之下他被追再把青年會組織起來。

(五)死傷：關於華僑游擊隊的死傷數字很難調查。有些部分由他們自己編製，據說各隊參與實際戰爭的，最少約有三百人戰死，他們自與南呂宋的美軍作戰後，其傷亡數字日見增加。在馬尼刺約有二百游擊隊為日人所殺，有時被刺後遺生施以苦刑然後槍殺。據說有許多無辜的華僑被捕，輒以協助游擊隊為罪名，即遭毒刑。

十、游擊隊公開活動

美軍攻進仁牙因灣並在馬尼刺迅速進展後，華僑游擊隊即公開活動了，在中部平原，華僑游擊隊與菲律賓游擊隊並肩對日作戰。馬尼刺之戰，華僑游擊隊曾積極協助美軍。南呂宋之戰，亦有華僑游擊隊是跡。在馬尼刺，華僑游擊隊上設立總部及守備隊，美軍到後二三日，游擊隊的報紙已遍傳各處，各隊的宣傳組織貼於日標語，有一部分隊伍並招募新隊員擴張實力。各游擊隊組織雖然也有各黨各派，但他們的共同目標如下：

- (一) 抗戰到底。
- (二) 保衛祖國實行民主與三民主義。
- (三) 保衛祖國團結統一。